

不知为什么，听到叶永烈先生辞世的消息，第一个反应是想起一年多前读到他在“夜光杯”上的文章，记述他如何在家跌跤，慨叹“年岁毕竟不饶人”。而此前三年，他曾在“夜光杯”上讲述夫人在葡萄牙旅游时跌跤导致骨折的经过。近日，又读到一位文化名人跌跤后养伤期间撰写的《平安书》，其中写道：“回忆我自己摔倒的瞬间，非常突然，非常无助，悲喜在一刹那转换，没有给我任何挽救的机会”。

委实是感同身受，颇有切肤之痛！跌跤的人真不少啊，包括我自己和太太也未能幸免。四五年前那次的雨中行走，还算是很小心，猛然间鬼使神差地脚下一滑，双臀坠地，仰面跌倒，顿觉狼狈不堪。虽在闹市，此时周边却空无一人，只得自己硬撑着爬起来。当时只是微微疼痛无大碍，暗暗庆幸自己骨密度还蛮高，直至最近腰椎拍片时，医生一眼看出：你跌过跤！好可怕呀。这一跤的两年后，太太在“人行道上”，突然莫名其妙地跌倒在地，右手臂骨折！至于平日所见到“悲喜在一刹那转换”的情形，听到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的悲剧，更是不胜枚举。

据一项国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，超过60岁的老年人，每年至少发生一次跌跤者，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，而65岁以上的老年女性跌跤后有三分之二会引起并发症导致死亡。80岁以上老年人的跌跤发生率更是高达百分之五十至八十。在能独立行走的老年人中，每年平均有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发生跌跤，后果之严重不言而喻，甚至就此成为“人生的最后一跤”。

跌跤者其实也并不仅限于老年人。

读到过一位年轻才女题为《单腿日记》的博客，仅将其日记的小标题连缀起来，简直就是一篇“微型小说”一段“心路历程”：一个台阶，就那么一秒钟；上了石膏，拄了拐杖；能够两条腿走路，是很幸福的；拆石膏，好像得解放；养脚，也养心；坦然，与悠然；用心感悟，用心体会；让心停留在有阳光的地方。

而“悲喜在一刹那转换”的原因林林总总不计其数，比如在家里楼梯

失足、浴室滑跤，路上障碍物绊脚，突然发病而摔倒，等等。近日微信群里有一位老同事说到老人摔跌的原因之一，是公交车的起步与停车太突然，老人极易跌倒。另一位老同事很和蔼：记得我们年轻时公交车都开得很稳，轻轻刹车慢慢停下来。中年后发现，司机开车都是一下子启动，猛然刹车，几乎没有一个稍稍温柔点的。于是我一时兴起，试图做个简易的微型调查，上网键入“公交车上跌倒”搜索，竟显示“找到相关结果约254000个”。粗粗浏览就发现，这么多“跌倒”固然并非都是公交车行驶不稳定的祸，但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隐患。如何防患于未然呢？前几年去日本，一位旅居东京的朋友接我去他家，有意不开车，为的是让我体验一下日本的公交车。一路上，车辆行驶平稳。快到时站，我按国内公交车“下车请准备”的习惯，提前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欲走到车门口去。孰料朋友见状赶忙让我坐下，指着车厢里的告示对我说，日本的公交车乘车规则是，必须在公交车到站、停稳后，乘客才能起立、挪步下车，而司机必须耐心等待，不能催促乘客。“安全至上”啊。我们的公交车何时也能加上这条规矩，切实谨防“悲喜在一刹那转换”呢？

林总总不计其数，比如在家里楼梯失足、浴室滑跤，路上障碍物绊脚，突然发病而摔倒，等等。近日微信群里有一位老同事说到老人摔跌的原因之一，是公交车的起步与停车太突然，老人极易跌倒。另一位老同事很和蔼：记得我们年轻时公交车都开得很稳，轻轻刹车慢慢停下来。中年后发现，司机开车都是一下子启动，猛然刹车，几乎没有一个稍稍温柔点的。于是我一时兴起，试图做个简易的微型调查，上网键入“公交车上跌倒”搜索，竟显示“找到相关结果约254000个”。粗粗浏览就发现，这么多“跌倒”固然并非都是公交车行驶不稳定的祸，但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隐患。如何防患于未然呢？前几年去日本，一位旅居东京的朋友接我去他家，有意不开车，为的是让我体验一下日本的公交车。一路上，车辆行驶平稳。快到时站，我按国内公交车“下车请准备”的习惯，提前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欲走到车门口去。孰料朋友见状赶忙让我坐下，指着车厢里的告示对我说，日本的公交车乘车规则是，必须在公交车到站、停稳后，乘客才能起立、挪步下车，而司机必须耐心等待，不能催促乘客。“安全至上”啊。我们的公交车何时也能加上这条规矩，切实谨防“悲喜在一刹那转换”呢？



世界杂谈

一本旧历书

在我电脑桌右侧，有本旧书，放了整整二十个年头了。它不是辞典，不是名著，是老爸留下的很普通的书《民俗通书万年历》。

老爸从来就不买书，也不看书。他没有抽烟喝茶之类嗜好，没有琴棋书画之类专长，更没有舞剑打拳之类雅兴，他只喜欢每天咪两口小酒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朋友来家喝酒，他会跟大家划几把拳，手举得老高，撑得很大，掌心像又红又亮的灯，一声带有金属质感的“五梅开”，让人震耳欲聋。偶尔想起小时看老爸跟人家划拳，也是这样高高的手势，震耳欲聋的声响，一辈子没变，我呆然。

有时候我翻翻《民俗通书万年历》，因为书上有老爸的气味与体温，还因里面有鲜见的资料。例如我生于农历1942年10月26日，从中可查到阳历是同年的12月3日。上进之还可以惊喜地看到，其中1961、1980、1999和2018年的阳历12月3日，正好都是同一年农历10月26日。掐指一算，19年重合一次，奇了怪了！从家人与友人不是如此？我查来查去，连续四次重合者，很是罕见。

记忆中的老爸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者。两手空空，祖上没有家业，也没有技艺传给他，当然他也没有房屋和技艺传给自己子女，甚至连一只小凳子

1981年，我把父母接来同吃同住。虽然同吃同住，但由于我白天奔忙于公务，晚上埋头于写作，所以跟他们坐下来谈谈的机会极少，见面看他们身体没问题也就叫了一声了事。

老爸在世时，年年过完春节就为小孙子做龙灯。他做的龙灯小而轻，画得大红大绿很好看。远近的孩子们都跑来凑热闹。我大女儿小女儿先后生了一个男孩，他特高兴，每年早春为他们做风筝，但只是好看，没有一次飞起来，幸好孩子们只顾得举着风筝发狂，能不能飞起来无所谓。

这本历书是上世纪80年代末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，内有历法、万年历、古训、养生、人生等

童年于我，是在父母决定从安徽搬回江苏的那一年结束的。生于屯溪，一个让我深深怀念的小城，有山，不高，但环着城，时时在眼前；有江，不深，穿着凉鞋去踩水，不过小腿肚；有无忧无虑的日子，一日三餐一家人顿顿饭在一起吃着，没什么牵挂。这样的地方，让我有点自带的老气横秋，记事起就不爱喝饮料汽水，日日早上用竹节杯泡一杯屯绿，下午会换上加了陈皮或金银花菊花的淡淡药茶，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还会来上两碗苦苦的药汤，由苦里寻找回甘。渐渐地，那淡淡的一缕茶香沁入了我的童年，跟了我半辈子，出门再远，总要带上茶，不然，就会由心里生出一丝焦虑，觉得将什么重要的部分落在了家里。

于茶的记忆，最早始于小学刚入学的时候，某天回家，吃饭的桌子上破天荒地还没有摆上饭菜，但是铺着几张报纸，堆着小山似的茶叶，桌子放在朝南窗下，正午的阳光晒在茶叶上，满屋子清淡的香气，爸妈站在桌前忙碌，那茶就是徽州地区普通的炒青，惯常叫做“屯绿”，是大宗出口型绿茶，更是我们那一带人的口粮茶，价格很便宜，但滋味香醇。那天妈妈在路边遇到兜售茶叶的农民，见茶叶新鲜便宜，就用买来的白布口袋装了十几斤回家，爸爸泡了一杯试喝，茶是好茶，却是没有挑拣过的毛茶，里面有干石灰、茶叶梗和茶果，需要自己动手挑出来，然后再用茶叶店买回来的写着“黄山名茶”的袋子分装好，除了自己喝，还打算寄到老家去。我也兴致勃勃地参与，很快便得到赞

大瓜的价值所在

李子柒当然是摆拍，讨伐微文可以省一省子弹。每次一个大瓜掉下来，许多人敲完黑板却划错重点，小李突然国内外一起爆红有点让人蒙圈，就开始说她怎么假怎么装，团队善于炒作等等。假作真时真亦假，谁不炒作啊。其实她的成功就在于文化包装。有人说，文化包装谁不会，为什么她成事了？这是个好问题，关键就是她的文化包装非常具体，比如做酱油从洗豆子开始，做饭从菜园子选菜拔萝卜开始，一招一式并不马虎。做烤鸭那段猛一看以为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顺便说一句，舌尖为什么会火，也是具体，哪怕是一道家常菜也是从选材开始，无论繁简娓娓道来，包括做菜人的情绪、思念、乡愁都尽数说到，才可能火得一塌糊涂。

反观有些文化包装，第一条就是空泛，先罩上一堆大词：当代鲁迅、宋朝生活重现、领先世界五百强等等。我见过一个一米宽门脸的小店，招牌是“世界毛巾总汇”。

第二条就是喜欢来一段鸡汤，谈人生、理想、中国梦，没有一句话能够两脚踏地，只是感慨万千。另一种情况是低廉化和套路化，椰子节西瓜节豆腐节，无论什么都搞个节。讲国学就穿上汉服，讲学雷锋就扶老人过马路，讲孝顺就给妈妈洗脚。

总之这一类的文化包装就是失败的开始。我们是一个务实的民族，千万不要变得虚张声势，变态地追求快捷省事，凡事粗枝大叶，一想到要落实具体事就感觉很累很累。我们是一个含蓄的总体性格，也不必千篇一律当众表达感情，或者当众表演真情。我们的镜头一定要把失散的亲人相见拍得紧紧拥抱热泪奔流吗？至少小李的奶奶不夸张吧，也没有过分美化吧。小李的表情和话也不多。内容相对要素，情感又不那么泛滥，这都是文化包装的基本要素。

还有一种过分完美的文化包装，简直就是集假、装、作之大成，让人感觉周身不适，甚至都不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。所以合适的文化包装有一个汇合点，最难的还是分寸感。就像所有的表达都有一个度，过分、不及和偏离都会减分，都会离汇合点越来越远。具体，是我们必备的一种本领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活得大而无边，慢慢地也成为一碗鸡汤，好看好喝空洞无能。

内容，扉页还有老爸亲笔写的他二弟与我小弟弟的电话和BB机号码。不知道他的健康是不是来自书中“养生”篇。然而他断断想不到的打麻将赢了十四元两毛钱，让他高兴得一病不起丢了命。老爸的骨，已磨损得没棱没角并且满是油腻了。我包了封面并加固了书脊。老爸走了，这本书是我珍藏的他的遗物。但由于与我专业无关，便搁在一旁，一个容易看到并近在咫尺的位置，我感到看到它就像看到老爸一样。

张欣



纸博



乘风破浪



心游物外

篆刻 施鹤平

有时候，读书就像人生，需要一种机缘巧合。一些书平时可能顾不上，某个适当的时机，却成了促使你读完它们的推动力。前不久，我读完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名著《鼠疫》，收获良多。

加缪从1940年开始构思写作《鼠疫》，当时，纳粹已经占领了巴黎。1942年，由于肺病复发，他从炎热的阿尔及利亚阿赫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疗养。不久，德军侵占法国南方，加缪无奈与亲人音讯断绝，难免孤独焦虑。这份切身感受被他写进了小说里记者朗贝尔的处境中，显得真切动人。1946年，加缪完成了《鼠疫》的创作。从中，我们也许可以解读出法西斯统治反人性的隐喻，但又远不止于此，因为，欧洲中世纪不断暴发的鼠疫（黑死病）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。前些年去欧洲旅游，维也纳和因斯布鲁克老城中矗立的黑死病纪念馆，就是无言的诉说，正像加缪指出的那样：“在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，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。”他通过法国殖民地阿赫兰暴发鼠疫的故事，写出了历史上曾经发生、现实正在经历、将来依旧可能难以幸免的各类瘟疫对人类文明的挑战，以及灾难之中人性的阴暗和顽强闪耀的光芒，因而使这一虚构的瘟疫故事拥有了超越时空的象征意义。

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阿赫兰突然暴发了鼠疫，死亡人数呈几何级数不断上升。在城市弥漫的惊恐不安的气氛中，政客推诿掩饰，毫无担当；无良商人乘机囤积居奇，大发横财。鼠疫迫使全城封闭，汽车无法进城，轮船改道，昔日繁荣的港口一派萧条，饭店、咖啡馆纷纷停业。就在这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的绝望氛围中，里厄医生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，不知疲倦地救助病人。检察长儿子塔鲁组建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，与里厄并肩奔走在抗疫第一线。然而，正当疫情得到控制、全城解除封锁、市民欢庆雀跃之时，塔鲁自己却被险恶的鼠疫击中，不幸去世；远在外地疗养的里厄医生的妻子也与世长辞……

小说中的里厄医生是个恪尽职守的医生。鼠疫强加给人们的生死离别，让他无法无动于衷，“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，只有疯子、瞎子或懦夫才会放弃斗争”。于是，他日复一日、不顾劳累地治病救人。由于没有特效药，仍有不少病人死去，他还要面对病人家属的责难，让他充满了无力感，但他依然不放弃，默默地坚守本分。

加缪用现实主义的手法，营造了一个充满荒诞气氛的环境，写了一个富于象征意蕴的故事。现实再荒诞，但永不绝望，这是加缪的信念：“总会有一个时刻，必须在静观和行动之间作出抉择，这叫人为一个男子汉”，里厄医生就是这样的男子汉。

在鼠疫横行、封城隔离、亲人爱侣不得相见因而让人充满流放感的城市里，是什么支撑着里厄医生们能够坚持下去，顽强地抗衡瘟疫？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爱与真情。里厄医生每天满身疲惫地回到家，迎接他的是母亲温柔的眼神和沉静的微笑，母亲的陪伴和相濡以沫的母子感情，对他是最好的安慰；塔鲁染上疫病后，母亲主动提出将他接回家，彻夜不眠不休地悉心照顾他，陪他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里程；朗贝尔原来急于逃脱厄运，因为他无法忍受长期与远方的妻子分离的日子，是里厄与塔鲁的抗疫行动感化了他，让他加入到塔鲁的志愿者队伍中；在感觉自己可能染上鼠疫之后，他跑到城市的最高处——一处见不到大海但可以看见开阔的天空的位置，狂呼自己妻子的名字；幸好朗贝尔躲过了这一劫，城市解封，火车送来了他朝思暮想的妻子，那一刻，他们紧紧拥抱，热泪奔流。

就像加缪在小说结尾中阐述的那样，经历过灾难的人们会明白，“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向往而且有时还能得到，那就是人间的真情”。

拣过的茶叶变得更加纯粹，绿得更加通透，小小的一堆杂物也很有趣，茶叶梗自带清香，茶果经过烘烤变得坚硬，而茶叶下面那一层厚厚的茶叶末也是不舍得扔掉的，刚烧开的滚水冲上去，茶香立刻爆发出来，香气夺人，味道竟比茶叶泡出来的浓郁，于苦中有浓郁的回甘，最是让我喜欢。

习惯了屯绿醇和的味道，后来因缘际会遍访茶乡，绿茶也算品尝过上百种地方名品，依然把它排在第一位。晨起，必先烧一壶滚水，洗杯烫杯，屯绿渐紧，开水冲下去，立刻沉入杯底，清澈的茶汤，淡淡的绿意，闻起来也只有朴素的茶香，但那韵味，简单深刻。

遗憾的是，搬回江苏后，每年虽然能收到屯溪寄来的茶叶，味道却变得生疏了。近几年，到处都是名贵绿茶，却很难寻觅到标准味道的屯绿，加上中医说我胃寒，不适合多饮绿茶，这童年的回忆也就渐渐疏远了，疏远了的还有那种简单即能得到快乐的心境。

童年之味 泳池、厨房、粮店……童年的一切都是有气味的。 责编：殷健灵

